

非常经典

放逐灵魂自由的缰绳，回归灵感交织的原点，承载生命中永存的人性，经典成全了至真的情感交流，而名著则成就了至纯的人文关怀。

无名的裘德 (下)



[英国] 托马斯·哈代

CLASSIC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非常经典

无名的裘德(下)

(英国)托马斯·哈代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经典/张兴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6

ISBN 7—5373—1405—5

I. 非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 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1920 号

非常经典

无名的裘德(下)

(英国)托马斯·哈代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2000 字数:2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—5373—1405—5 总定价:51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铭刻岁月的灿烂，绽放思想的力量。采撷智慧的点滴，汇聚灵感的微妙。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，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。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，追寻先贤的足迹，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。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，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，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、唯美、神奇和信念。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，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。

在这套《非常经典》丛书中，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。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、托马斯·哈代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雨果、儒勒·凡尔纳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马克·吐温、海明威、泰戈尔、卡夫卡等等。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、社会风貌、宇宙神秘，一一展现。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、事、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，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，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。对于人本身而言，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，历史记载着，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，历史继续着。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，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，更重要

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。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,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,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。

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,不足之处,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。

编 者

作者简介



托马斯·哈代(Thomas Hardy 1840—1928),英国诗人、小说家。他是横跨两个世纪的作家,早期和中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,继承和发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传统。晚年以其出色的诗歌开拓了英国 20 世纪的文学。

哈代的文学生涯开始于诗歌,后因无缘发表,改从事小说创作。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计出无奈》问世于 1871 年,成名作是他的第四部小说《远离尘嚣》(1874)。

从此，他放弃建筑职业，致力于小说创作。

哈代一生共发表了近 20 部长篇小说，其中最著名的当推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、《无名的裘德》、《还乡》和《卡斯特桥市长》。诗 8 集，共 918 首，此外，还有许多以“威塞克斯故事”为总名的中短篇小说，以及长篇史诗剧《列王》。

哈代的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侵入英国农村城镇后所引起的社会经济、政治、道德、风俗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以及人民(尤其是妇女)的悲惨命运，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、法律和宗教的虚伪性。他的作品承上启下，既继承了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，也为 20 世纪的英国文学开拓了道路。

目 录

第四部	在沙氏顿·····	1
第五部	在奥尔布里肯和别的地方 ·····	83
第六部	重返基督堂·····	180

第四部 在沙氏顿

人若一味听命于婚姻法律及其他诏令,置道德真谛与仁爱至情于不顾,纵其以教皇派、新教派或其他名号自居,实则与法利赛无异。

——J. 密尔顿

一

沙氏顿,古代不列颠的帕拉都,诚如德列顿所吟咏的:

一自建置始,多少奇闻异说流布于世。

不论过去,还是现在,它始终是一座梦幻般城市。它拥有过自己的一切:城堡、三所造币厂、以南维塞克斯的主要光荣见称的壮丽的半圆式大教堂、十二座教堂、圣贤风歌祷堂、医院,以及筑有山墙的沙石府邸——历史无情,这一切



至今已完全夷为平地。游客登临,抚今追昔,往往不胜怅惘。气象令人神驰,极目景象无际,却仍难以排解这种情绪。此地还曾是一位国王和一位王后,许多院。庵的住持和女住持,许多圣者和主教、骑士和侍从的安葬之地。当年“殉国者”爱德华的遗骸曾为人小心谨慎地移葬于此,以示崇敬,并得垂诸久远。欧洲各地的朝拜者于是纷至沓来,沙氏顿因此而声名大振,远播英国本土之外。然而史家告诉我们,“大消解”给伟大中世纪这份杰作敲响了丧钟。规模宏伟的大教堂既经摧毁,荡然无遗,整个地方也随之土崩瓦解,沦为废墟。“殉国者”的遗骸只落得跟奉祀它的陵寝一同化为乌有,如今竟无片石残垒遗留,以昭示其故址所在。

这市镇天然美景如画,迥绝独出,至今风貌不异曩时。说来也怪,据说在以往人们不解欣赏风景美的时代,它的特色倒颇为许多作家瞩目,而沿至今日,英国这块最罕见、最富奇趣的地方依然受到冷落,实际上无人光顾。

它位于一个险峻雄奇的悬崖之巅,举世无双。它的北、南、西三面从冲积层丰厚的布莱摩谷拔地而起,形成自治市区。从“城堡草地”远眺,维塞克斯三郡风光尽收眼底。思想上没准备的游客骋目所及,迥出意表,正如他不期然而饱吸令人神往的空气那样为之惊叹不已。这地方无法通火车,上下最好是依靠足力,其次算是轻便马车,但也只能走东北面那条同白垩质台地相连接的羊肠小道,此外别无

坦途。

从古至今,这就是为世人遗忘的帕拉都转变成的沙氏顿。它的地势造成它终年缺水,居民只好到山下井里打水,装满大桶小桶,再由驴马驮运或由人背,从蜿蜒的山路爬上绝顶。再由小贩沿街叫卖,一桶水半个便士。此情此景,人们自是身历不忘。

除了缺水造成的困难,还有两件咄咄怪事。一是主要的教堂墓地如同屋顶一样往上斜,坡度很陡;再就是早年市镇经历过一个离奇的尼俗两界腐化不堪的时期,由此有了这样的顺口溜:沙氏顿,地方好,给男人,三宗宝,啥个地方也比不了。这三宗宝指的是:按教堂墓地的地形上天国比从教堂的尖阁去还近;啤酒的供应比水还足;淫荡的女人比忠实的妻子和贞洁的姑娘还多。据说中世纪之后,当地居民穷到了养不起牧师的程度,只好把教堂推倒,从此永远取消了对上帝的集体礼拜;又因为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是出于不得已,于是每逢礼拜天下午就坐在小酒店的靠背椅上,一边举杯痛饮,一边长吁短叹。足见那些年沙氏顿人不乏幽默感。

沙氏顿另有一个特色——这却是近代的——要归功于它的地利。赶大篷车走江湖的、搭棚子推销货品的、开打靶场的,以及到处赶庙会集市做生意的行商游贩,一律到这地方歇脚,把它当成各行各业的宿营地。人们时常看见奇怪



的野鸟翔集在高耸入云的崖角上,暂时停在那儿,默默思考着究竟是飞往更远的地方,还是按习惯的路线折回故地。而在这悬崖之镇上,同时停着许许多多标着异乡人姓名的大篷车,黄黄绿绿,呆头呆脑,大气不出,仿佛眼前景物变得太剧烈,吓得它们连一步也没法朝前挪了。它们通常在这地方过冬,来春再从旧路回去跑生意。

某个下午四点钟光景,裘德从距沙氏顿最近的火车站,平生第一次走上这天风浩浩、神秘莫测的地方。经过一番非常吃力的攀登,总算到达了绝顶,先经过这凌空矗立的市镇的头一排房子,接着就拖着步子走向小学校舍。时间太早,还没放学,小学生的声音嗡嗡的,有如一大群蚊子,他顺着大教堂路往回走了几步,端详着命运为他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安排的居家所在。校舍是石头砌的,面积很大。门前有两棵高大的山毛榉,树干光洁,呈灰褐色。这类树大抵长在白垩质高地上。他看得见直棖窗里面窗台上方小学生的脑壳,黑头发、棕头发、淡黄头发都有。为了消磨时间,他就往下走到平地,这原是大教堂花园旧址。他此刻不由自主地兴奋得心直跳。

他不想在学生放学前进学校,所以一直呆在那儿,后来听见了说话的琅琅童声在空中荡漾,只见女孩们穿着红蓝两色上衣,外罩白围巾,蹦蹦跳跳地走过三个世纪前尼庵堂主、住持、副住持、女执事和三十个女尼看破世情、修身养性

的地方。待他往回走时，才明白等的时间太多，在最后一个学生离校之后，苏也紧跟着到镇上去了。整个下午费乐生都不在校，到沙津开教师会。

裘德进了没人的教室，坐下来。正在扫地的姑娘告诉他费乐生太太几分钟后就回来。离他不远地方有架钢琴——其实就是费乐生当年在马利格林买的旧钢琴，虽然到了下午这时已经昏暗，看不大清楚键，裘德还是乍着胆子试弹了弹，忍不住转奏起上礼拜那么感动他的那首赞美诗来。

一个人影在他身后晃动，他原以为是那个拿笄帚的姑娘，也就没注意，后来那个人走近了，把她的手轻轻放在他按低音键的手上。这压上来的手小小的，似曾相识，于是他转过身来。

“往下弹吧。”苏说。“我喜欢它，我在麦尔切斯特那阵子，学过这个曲子。进修学校的人时常弹它。”

“我可不能在你面前献丑啊！还是你给我弹吧。”

“哦，呢——这我倒不在乎。”

苏坐下来，她对这个曲子的表现，固然算不上出色，但同裘德弹奏的效果一比，却显得气度庄严。她也跟他一样，显而易见因旧曲重弹而感动——在她自己反而觉得意外。她刚弹完，裘德就把手向她的手伸过去，才伸到一半地方，就跟她过来接的手碰到一块儿。裘德把她的手握紧，像她婚前那样。



“这可怪啦，”她说，声音完全变了，“我居然喜欢起那个情调啦，因为——”

“因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不是那类人——绝对不是啊。”

“是说不轻易感动吗？”

“我不完全是那个意思。”

“哦，不过你就是那类人，因为你的心灵的感受同我一样啊！”

“不过头脑的活动并不一样。”

苏又往下弹，突然转过身来。由于意想不到的冲动，他们再次握起手来。

她把他的手很快放开了，低声地笑出来，不过显出抑制。“多可笑！”她说。“我真搞不清咱们干吗这样。”

“我想这是因为咱们是一个模子出来的，我以前就说过。”

“咱们的思想可不是一个模子，或许情感方面有那么点。”

“不过情感支配思想啊。哪个想得到，给这首赞美诗谱曲的，居然是我碰到的顶俗鄙的人，这难道不亵渎神明吗！”

“怎么——你认识他？”

“我去找过他。”

“哎，你这个呆鹅——这样的事，只有我才干得出来！”

你干吗这么干呢？”

“因为咱们俩不一样嘛！”他冷冷地说。

“好啦，咱们该喝点茶啦。”苏说。“咱们不必到我家去，就在这儿喝好不好？把水壶跟茶具拿过来也不费事。我们没住在学校，住在路对面那个又老又旧的风子里，名字叫葛庐。它真是老掉了牙，又那么阴凄凄的，弄得心情坏透了。那样的房子要是参观参观还不错，住人可不行——从前住过多少辈的人，我觉得他们加起来的分量把我给压到地底下去啦。在学校这类新地方住，只要你自个儿的生命撑得住就行。坐下吧，我叫阿代把茶具拿过来。”

他坐在火炉的亮光中等着，她出去之前就把炉门拉开了。女仆拿着茶具随着她回来，于是他们都坐在同样的炉光中。放在炉架上的铜壶底下的酒精灯发出的蓝色火苗，使炉光的亮度增加了。

“你送给我的结婚礼物，这是其中之一。”她说，指着铜壶。

“正是。”裘德说。

他当作礼物的铜壶现在唱出来的调子使他感到有点讽刺意味，他想换个话题，就说，“你知道不知道《新约》各篇之外，还有什么杂出的好版本值得读读？我想你在学校时候，不看这类书吧？”

“哦，才不会看呢——不然就把方近左右的人全惊动



啦。有倒是有一本。我以前那位朋友在世的时候，我对它挺感兴趣，这会儿对它的内容已经不甚了了。就是考伯那部《经外福音大全》。”

“这倒像我要的东西。”他尽管这么说。可是“从前那位朋友”这个说法让他觉得刺心。他知道她说的是她从前那位大学生同志。他不禁揣摩她究竟跟费乐生说没说过这件事。

“《妮柯得摩福音》挺有意思。”她接下去说。想把他的嫉妒心岔开，因为她对他这种心理看得很清楚，而且一向看得很清楚。在他们谈着与他们本身无关的闲话的同时，他们的感情却正在进行另一番无声的谈话，两心交融，完美谐和。“这是本足以乱真的著作。全书也分列章节，注意节奏韵律，所以这本书跟福音派教徒念的别的福音书没什么两样。你就像在梦里念着，说是念一样东西吧，可又不完全一样。裘德，难道你对那类问题还有兴趣吗？你不是正精读《为我一生而辩》？”

“不错，我还在念神学书，比以前更用功。”

她看着他，显出好奇的意思。

“你干吗这么瞧着我？”裘德说。

“哦，你干吗要知道？”

“我敢说 you 在这方面一定能告诉我至今我大概一无所知的道理。你从那位故世的亲密朋友那儿大概什么都学

到了！”

“咱们别没完没了谈这个啦！”她想用委婉的口气堵住他。“你下礼拜还上那个教堂吗？还到你学那首好听的赞美诗的地方去吗？”

“还要去，大概是这样。”

“那太好啦。我上那儿去看你好不好？按这么个方向走没错儿吧，随便我哪个下午坐半个钟头火车去都成吧？”

“不成。你别来。”

“怎么啦——咱们以后不交朋友啦？不像咱们以前那样啦？”

“不像以前那样啦。”

“我倒还不知道呢。我老想着你对我的心总那么好啊！”

“我这会儿不那样啦。”

“那我到底有什么错处呀？我敢说我心里老念叨着咱们俩——”她说话中间的颤音，把她的话打断了。

“苏，我有时候当你是卖弄风情的女人。”他突如其来地说。

一刹那停顿，跟着她忽地蹦起来。他借着酒精灯光看见她脸涨得通红，不禁吓了一跳。

“我不能再跟你说下去啦，裘德！”她说，饱含着从前就有的悲怆的女低音。“弹了那样病态的耶稣受难日的曲子，